天山草堂

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林憲題

張林憲印
張林憲印

佛經

列傳第四

春秋

鄭

祭足　公子閼　公孫合之

罕虎　公孫僑　游吉

燭之武

衛

石碏　石祁子　孔達

孔悝　孫良夫　甯速

通志九十一

北宮佗　遽瑗　甯俞

史鰌　孫林父　甯殖

宋

公子目夷　向戌　樂喜

華元　華費遂

秦

百里孟明視

鄭

祭足字仲足鄭大夫也其先世為祭封人因以為氏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不聽既而大叔將襲鄭莊公伐之遂諸鄢而克之[illegible]公二十四年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既又取成周之禾二十六年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illegible]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illegible]制人鄭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王以諸侯伐鄭祭足從鄭伯敗王師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鄭伯使祭足勞王於軍且問左右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欲立之[illegible]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四十三年夏莊公卒昭公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祭仲立厲公厲公立四年祭仲專公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是以厲公懼奔蔡而昭公復歸于鄭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渠彌懼誅弒昭公而立子

曹明年齊侯會于首止子曹會之高渠彌相秋七月戊戌齊人殺子曹而轘高渠彌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祭仲卒逆鄭子儀於陳而立之鄭昭公之爲太子也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聽是以及此終如祭仲之言

公子騑字子駟穆公子也初成公如晉晉以鄭貳於楚也執公公子班立公子繻爲君鄭人殺繻立成公太子頭子班奔許既而曙盲人歸成公成公七年子班白皙

入于太宮不能救子印子羽及難市子駟帥國人二子大宮遂從而盡殺之殺子如子孫叔孫知十四年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蔡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寡人惟二三子已而公薨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可違也從之僖公之爲公子也於成公之十年與子罕適晉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既立而朝于晉子豐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想諸晉而廢之子而于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

為侍者諫不聽又使殺之及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立
以瘧疾赴于諸侯 聞公生五年子駟奉而立之次年鄭
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辟殺子狐子丰
子侯子丁孫擊孫恶出奔衛二年子國侵蔡有功楚子
囊伐鄭討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
展欲待晉子駟曰周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
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
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往
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
民焉寇不侵害民不罷病不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
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
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
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
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
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奈人不從敝邑之人不

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燮我邑邢鄗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也翦焉傾覆無所禁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三年晉知武子以諸侯之師圍鄭子駟行成同盟于戲將盟子駟及公子發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曰嘉公孫輒公孫蠆公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曰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再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上利主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是從而敢有異志亦如之冬蔡子代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昌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初子駟為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子駟又嘗為司馬氏皆喪田焉簡公三年五族共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尉止司城侯晉堵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公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駟之子曰子西公孫舍之字子展成公之孫十平之子也簡公三年

伐宋衛侯救宋師于襄牛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猶不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使皇耳帥師侵衛於是晉侵鄭鄭既患晉楚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圖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不能也吾乃固與晉大夫皆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

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於是子展侵宋諸侯伐鄭乃與晉行成楚子囊將以秦師伐鄭公逆之更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觀兵于東門鄭復行成晉趙武入而與公盟子展出盟晉侯初子駟之遇害也子孔代當國政子孔專欲去諸大夫十一年子孔將救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于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故子庚治兵於汾子孔使子蟜帥有子張從公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子展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故子庚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國人患子孔十二年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楚以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十五年游販如

賈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已而其夫攻子明
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其子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嫠求二妻者使
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十七年陳侯會齊子
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明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
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
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
授公車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
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

以待於朝子展執繫之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
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還使子產獻捷于晉冬十月子展子產如晉拜陳之功二十
二年子展卒
罕虎字子皮子展之子也以王父字爲氏子展卒子皮
嗣爲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
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爲
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子皮外寬
內明好善而能擇故於國最取愛子產時國多大族其黨

不一有欲害子產者子皮嘗抑之子產欲行則子皮止之子皮爲政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二十三年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鄭介於大國自厲公已來晉楚交爭盟鄭無日不受其師及子產爲政慎之以禮重之以信其義不動非信不言不苛於利凡有所爲必要其終以是諸侯多親之民靜國安子皮之由也二十九年子皮將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人民之主也子皮卒子產歸自晉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矣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

公孫僑字子產穆公之孫而子國之子也釐公初立子國爲司馬居亞卿之位簡公元年鄭人欲媚于晉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三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西聞盜不儆而

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爲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illegible]衆而後定

十二年子產爲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以是有戲之役楚大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

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一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十七年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

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宣子說乃輕幣子展伐陳有功還使子產獻捷于晉戎
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
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
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
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
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
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
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
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
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
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
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
在各致其辭且昔天子之班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
今大國多數圻公侯若無侵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
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公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
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輅三以授楚捷不敢慶王
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趙文子曰其辭順犯

順不祥乃受之晉程鄭之
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
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
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
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
無越思如農之有畔
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先六邑子產辭邑曰
在四且子展之功也

也然明豫知之及卒子產
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
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
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
過鮮矣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子
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
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

乃受三邑公孫揮曰
及秦人侵鄭印堇父
秦鄭人取貨於印氏
產曰不獲受楚之功
之勤鄭國微君之惠
從遂行秦人不
請伐鄭曰師不興孤
以求諸侯遂伐鄭鄭
將和楚王是欲昧於

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楚子
六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
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
取貨於鄭秦不其然若曰拜君
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
從子產而後獲之許靈公如楚
靈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
以示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
事知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

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棄歲於是楚師入于南里壘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登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也君使子展迓往也于況反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再之今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君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滛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必有子禍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楚舍不為壇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為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

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慢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有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六月知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不可與聚禾繄繕城郭修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平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伯有耆酒飲於窟室朝至未已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師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從國之禍難誰知所敝能主彊直難乃不汰姑成吾所乃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以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有怒鄭人之盟已也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之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

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既授子產政有事伯石
子產賂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
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
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
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
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
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
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以是惡其為人也使次己
位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井有伍

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
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產
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
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
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
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
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
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

屬辱在寡君者何以是今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閉閎厚其
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
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
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
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
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則恐
爍濕之不時而朽蠹以至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
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
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塓莫歷反館宮
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
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
不留賓而亦無廢事夏愛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
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
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
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

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哉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

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乎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

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徐吾犯之妹美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

飾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焉女二子南知之執之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虞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速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之於吳為游

楚亂故六月壬巳公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音審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音泳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

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壅閉淤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秋葬公子圉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釐欒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公子圉弒其君自立是爲靈王鄭游吉如楚聘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鄭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

罪二也薫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于周氏之衢加木焉二十七年公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子將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忿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甚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晉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已而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衛辭以疾魯辭以時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
遷矣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
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
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
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
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公孫段既死子
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君以夫公孫段為能
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尊君德其子

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
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
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
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
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初或
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將殺
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
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

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子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而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然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罕朔殺罕魋以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晉之葬平公也諸侯之大夫如晉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

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則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楚靈王伐蔡晉謀會諸侯以救之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其小而不順其入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必亡矣且喪五君而能守者鮮矣二年三君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三十有六年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墋弗毀則日中而墋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爲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晉昭公既立而會諸侯子

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會損焉及會亦如之平丘之會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旬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天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晉韓起來聘公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

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宣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辟僑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不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寡君若

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
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
罪不亦鋭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
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不敢復
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文殺此地
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
我叛我無彊賈毋或匄奪爾市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
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謂敝邑
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
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
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
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以
賦以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
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
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藉手以拜賜
公四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
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蕘山林也而斬其不其罪大

奪之官邑五年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四國皆明年竈復曰鄭又將火請用玉子產竟不與亦不復語具裨竈傳中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災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興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僖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徙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面祿祁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是秋乃大爲社祓禳於西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月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

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受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擅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駟偃卒子游娶於晉人夫主絲弱其父兄立其弟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迭子產弗遣請竈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亡秀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不二三老曰抑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乎抑寡君實不敢知其故

誰實知之平丘之[illegible]無或失職若寡君之
二三臣其即世[illegible]鄭其位是晉之縣鄙也
何國之爲辭客[illegible]舍之鄭大水龍鬬于
時門之外洧淵[illegible]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
我覿也龍鬬我[illegible]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
龍龍亦無求於我[illegible]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
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
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
焉故寬難疾數[illegible]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

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
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是遒和之至也子產之爲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
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

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
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
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子產卒孔子聞之出
涕曰古之遺愛也其子國參字曰子思
子太叔游吉穆公之胄也穆公生公子偃偃字子游吉
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曰游吉簡公二十一年公使
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
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於晉而以告子太
叔曰宋之盟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
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
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
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
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其毋
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
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
死矣不修其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得久乎易

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遂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而楚子卒晉平公祀出也故治祀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往見衛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君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棄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開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歸之子產治

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牲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居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

發有戰鬬喜生於好放心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故先王尚之故人之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亟今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經營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亡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

吉在此矣唯大國圖之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于召陵子太叔還未至而亡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

燭之武鄭大夫也文公三十六年晉文公爲公子過鄭公不禮焉明年晉文公立後六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討其無禮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衛

石碏諫衛之大夫也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珍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卒弑桓公自立爲君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莫父碏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

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莅於衛衛人使右宰醜莅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石祁子者衛大夫石駘仲之子也衛惠公之十年宋南宮萬弑其君閔公出奔陳其黨猛獲奔衛宋人使請猛獲於衛羣臣欲勿許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喪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初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故衛人以免爲有知也

孔莊叔達者衛大夫也成公五年晉文公伐衛公出奔孔達從之既復使爲政七年諸侯朝晉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又臣十年晉合諸侯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成公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故孔達帥師伐晉陳侯爲衛請成于晉晉人不許乃執孔達以說之後二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

之穆公三年從晉宋曹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既而陳貳於楚故宋師伐陳孔達救之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明年晉以衛之救陳也有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然以其成勞也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孔悝莊叔之後文子圉之子也事衛侯輒爲卿輒父蒯聵不得立居于戚蒯聵之姊伯姬孔悝之母也伯姬潛入蒯聵于孔氏逼其子與之盟故孔悝出輒而立蒯聵是爲莊公莊公既立而德之乃銘孔悝於鼎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時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工躬恤衛國其勤王家夙夜不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再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明年莊公逐孔悝孔悝出奔宋

孫桓子良夫衛大夫也穆公十一年及石稷等侵齊與

齊師遇石子欲還桓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勿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物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以郤獻子之有宿憾於齊也主於郤獻子晉侯許之乃從獻子敗齊師于鞌定公元年又從獻子伐齊咎如齊咎如潰是歲冬晉侯使荀庚聘魯且尋盟定公使桓子如魯會將盟魯成公問諸臧宣伯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其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衛在晉不得為次焉晉司憂盟其將先之遂先盟晉桓子受盟而還四年從晉伯宗伐宋討辭會也

桓子卒子林父嗣林父自有傳

甯莊子速穆仲靜之子也為衛之正卿莊子始事懿公懿公無道不愛士而好鶴鶴有乘軒者懿公之九年狄人伐衛公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懿公死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illegible]

祁子甯莊子曰不可待也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莊子以君死國散故立戴公申以廬于曹戴公立十數日而薨復立戴公之弟燬是為文公文公遷于楚丘文公之十八年邢人及狄人伐衛圍菟圃文公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邢人猶留戍衛衛人以為憾明年秋文公將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悔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

之師興而兩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自齊過衛時文公以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晉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王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大聚者必武族也武族惟晉實昌晉亂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其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二十四年公子重耳反國是爲晉文公文公立修霸業以求諸侯明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晉人未能釋憾於衛而成公復貳於楚故晉師討焉衛人欲求說於晉出成公成公出奔楚遂適陳國幾亡卒如莊子之言莊子卒子俞嗣是爲武子武子自有傳北宮文子佗姬姓出自成公北宮懿子括之孫也獻公之三年懿子帥師侵鄭十八年從晉荀偃伐秦懿子生遺遺生文子襄公二年文子相公如楚過鄭印段迓勞

于棠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文子言於公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及楚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因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因紂於是平懼而歸之可謂

愛之人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文子之子喜靈公十三年齊豹之亂公生賜之謚曰貞子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也瑗謂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時獻公無道辱傷大臣孫林父懼將誅出之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關出既反國甯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顏圉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

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巔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illegible]爲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蚤虻僕緣

而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必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文子悔而止

甯武子俞甯莊子之子也成公三年楚伐宋晉文公欲假道於衛以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河南濟救宋徵師於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晉及齊盟于斂盂成公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武叔以攝位或

訴元咺於公曰立武叔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以武叔故復公甯武子與衛
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
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
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
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
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
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
喜捉髮而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
大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武叔之死也出奔晉
訟於侯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
勝晉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
師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
瑕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爲
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弭釋公公使賂周歂
冶廑曰苟能紓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子適子儀
公復歸于衛然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明年秋

圍衛衛遷二千年立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
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
祀祀鄫何事鄫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
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從之公使甯武子聘于
魯魯侯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
人私焉對曰臣以[illegible]諸侯朝正於王王
宴樂之於是乎賦[illegible]天子所以敎諸侯用命也諸侯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
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illegible]

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
史鰌字子魚亦曰祝佗靈公二十九年劉文公合諸侯
于召陵謀伐楚將會子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嘖有
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
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
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
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

路不知信否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旃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巳卿士見諸王而命之
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
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
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
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
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
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
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劉子說范獻子謀之

乃長衛侯於盟
孫文子林父桓子之子也林父嗣爲卿爲定公所惡定
公四年林父出奔晉十二年公如晉晉侯欲以林父見
公不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姜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
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
可乎公見而復之公薨孔成子甯惠子以公命立敬姒
之子衎是爲獻公定姜見其不哀也欲廢之既以爲言
大夫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

而甚善晉大夫十一年文子聘於魯且尋桓子之盟公登亦登穆子有辭亦無悛容魯人以是知其必亡也十八年公戒孫文子密謀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昃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而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曰君忘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文子皆殺之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舍大臣而與小臣謀非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市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是爲殤公林父與甯喜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殤公十二年甯喜納獻公伐

孫氏孫氏敗遂弑殤公林父以戚如晉孔子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衛人侵戚東鄙孫子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林父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獲殖綽復愬于晉晉趙武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獻公會之晉人以林父故執甯喜北宮遺公如晉晉人亦執公因之於士弱氏齊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為盟主而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乃許歸公初孫蒯田于曹隧飲焉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於是孫蒯伐曹取重丘

甯悼子喜惠子殖之子也定公之末年晉郤犨來聘公享之惠子相苦成叔傲惠子曰郤犨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已而果然

定公有疾使惠子與孔成子立敬姒之子衍以為太子公薨太子立為獻公獻公不禮於孫文子甯惠子二子怒共謀出之公奔于齊惠子與孫氏立公孫剽相之以

聽命於諸侯既而悔之將死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
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
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
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立獻公聞是言
也使與悼子言悼子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
爲復辭敬姒彊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
然以吾故也許諾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
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悼子苦邊伯玉伯玉曰
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

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讎之悼子曰吾受
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
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
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穀曰子鮮
在何益多而能亡　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
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
不克伯國傷悼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哭國人召悼
子悼子復攻孫氏克之遂殺殤公及太子角而納獻公
孔子書曰甯喜弒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獻公既復而

甯喜專公怒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命余矣於是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嘗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吾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者曰誓於河訖於不門不鄉衛國而坐不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鄉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鄉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鄉

宋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之庶兄也桓公有疾襄公為大

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爲司馬齊桓公薨襄公將求諸侯十年春執滕子嬰齊夏盟曹人邾人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于次睢之上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曹南之會也曹人不修地主之禮秋公圍曹子魚諫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可也十二年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十三年鄭伯如楚

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四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子魚卒子文嗣文公七年

左師

桓公之族也事平公爲左師食邑於合曰合左師

向戌士匄以宋事晉厚而向戌有賢行請伐偪陽而爲既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之焉敢以死請乃與宋

公十五年向戌侵鄭大獲十八年聘于魯見孟獻子亢其室曰子有令問而美其室非所望也二十年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矣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異余而大璧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尚過華臣之門必騁初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元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二十九年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太

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左師聞之聒而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八公徐聞其
繫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焉音問之對曰君
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国人歸以告
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其
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向戌善於
大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使告
秦皆許之三十年遂會諸侯爲盟已而請賞
子罕有辭左師辭之楚靈王之合諸侯也以

侈示之椒舉諫之不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
而慢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
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八公子衍之後也事平公爲司城
平公之五年華羽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
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
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
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災樂喜爲政使伯氏司里

火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尨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尨刑罰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尨武守使西鉏吾尨守府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初鄭衛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賂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莪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

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寄焉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罪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皇

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之議偃兵也既會諸侯歸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滅亡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罰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

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華元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世爲
宋卿文公四年鄭伐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將戰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
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
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人以
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
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言畢奔于魯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
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
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時服其有容十六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于鄭初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將以伐宋華
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
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公爲右
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
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公違命無畏挾其僕以徇或

謂申舟曰國君不可戮也申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平至是以惡宋之故見犀而行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則伐之遂行及宋公使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踰年不下楚師將去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不敢廢王命王棄

言王為王不能答用申叔時之謀築室反耕公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二十里公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三十三年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焉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不能治煩去惑君纍其欲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共公八年晉使華孩如楚楚許晉成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

于聞晉楚之相通也如楚遂如晉以合晉楚之成十年
冬士燮如楚公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華元故也十二
年共公卒平公即位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
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
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
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
卑而不能正喜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陳
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卿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
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
雖許之討必不利自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
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
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師國
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
陳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
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
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
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
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華元

之子華臣華閱閱爲右師
華費遂事元公爲大司馬費遂之子曰龜多僚登龜爲
少司馬多僚爲御士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
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元公二十年夏六月華
亥僞有疾私誘群公子公子閒之則執之殺公子寅公
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
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欒與母弟辰
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
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於是公黨公子城公孫忌
奔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郢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
戰於鬼閻敗于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
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
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
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
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
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也費遂從之冬十月公殺
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
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

少司寇華牼以歸乃謂牼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入復其所二十一年多僚與華祁惡乃譖於公曰華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于畋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劫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翽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於是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嚮鄙及桑林之門而宇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

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師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循曰楊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三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登奔吳于公亦如之公子城以晉師至曹

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鵝其御願爲鵝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爲右于鞏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上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服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于鞏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貙

曰子無我迓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加楚乞師華臃以車
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雎上突而送之乃復
入楚子以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諫曰諸侯惟宋
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
告我也後既許之矣師遂行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
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
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
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
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
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
宋人從之於是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秦

孟明視父曰百里傒先爲虞大夫晉獻公滅虞虞
虞若及百里傒既歸乃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
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
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

之蔡贖之楚人許而遂歸之當是時年七十餘矣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公問之故對曰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於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貪財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於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秦嘗使大夫杞子戍鄭鄭人使掌北門之館杞子使告于秦曰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然之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又問百里傒傒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未見其利且人賣鄭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公曰子不知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曰乙丙將兵師出於東門之外蹇叔百

里傒二人哭之公聞之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兼敢沮君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而謂其子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皇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皐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人用先軫之言發命興師敗孟明于殽獲三帥以歸文嬴請之公舍之已而悔之使陽處父追之及河則已在舟中矣於是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

哭曰孤違二老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言掩大德因作誓以謝蹇叔百里傒及三年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鞠居爲右及孟明戰于彭衙孟明敗績及歸繆公猶用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次年孟明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懼不敢出乃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列傳第四

第五

春秋

齊

管仲　晏子　逢丑父

崔杼　慶封

楚

鬬伯比　鬬子文　公子側

蔿賈　蔿艾獵　申叔時

伯州犁　沈尹戌　公孫歸生

伍舉　遠啓疆　申無宇

然丹　公子貞　遠子馮

屈建　囊瓦　沈諸梁　公子申

吳

季札

越

伍員

范蠡

齊

管敬仲夷吾頴上人也始與鮑忽俱爲齊公子糾傅

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遇弑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子無知既而殺之公子小白自莒先入得立爲君是爲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我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

勇焉帝若也桓公曰夫爰吾射寡人中鈎是以濱於死
叔對曰夫爲其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
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
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一何鮑子對曰使人
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
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
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
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
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
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爲戮
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
使束縛以予齊使齊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
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吾先君襄公築臺以
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
妃九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
待游車之襲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
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
食敢問爲此若何管仲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

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
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端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
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仲
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
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
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
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仲對曰昔聖王之處
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
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

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
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
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日暮從事施
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
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
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
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

其所無而賤鬻貴且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頓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耜芟及寒擊莫除田以待時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日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甘秀民之能爲士者心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仲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仲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按以爲三官臣立三宰三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仲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

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仲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仲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可以横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尊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正月之朔鄉長復事桓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綴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些言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屬并之以爲上鄉之譽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

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
罷士無任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
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
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背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
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仲對曰相地
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不山澤各致其
時則民不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
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
管仲對曰制鄙二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
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七縣爲屬
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
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
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
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曰制治分民如
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
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
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者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鄰國未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仲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聘眺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仲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管仲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鞈楯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閒罪禁

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劒試諸
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斲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
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使
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
何主管仲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
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
何主管仲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
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於是大親四鄰反
侵地正其封疆南至餘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

紀鄰遂成彊國桓公之五年與魯莊公會于柯魯將曹
沫操匕首登壇劫桓公請歸所侵魯地桓公懼而從之
既已盟桓公怒欲勿與管仲曰不可以小利而棄信於
諸侯竟與之七年桓公會于鄄始霸諸侯二十四年爲
管仲城其私邑小穀昭其功也明年狄人伐邢管仲言
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
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
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公從之遂救邢二十年
桓公伐楚楚成王使與師言管仲責以菁茅不入王祭

不供語具齊世家中三十二年桓公盟諸侯于甯毋謀
服鄭也管仲言於桓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能修禮於諸侯故諸侯官受方
物可不慎歟鄭文公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華私於桓公
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
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公將許之管仲曰君
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人不可乎子父不奸
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
侯有討於鄭禾捷今爲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
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
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
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
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
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
三良爲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三
十五年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桓公胙曰余
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

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
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
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
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三十八年桓公使管仲
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
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正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
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
氏之世祀宜哉讓不忘其上詩云愷悌君子神所懷矣

四十一年管仲卒管仲之病也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
者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開方豎刁何如對
曰三子者非人臣不可近桓公不用其言卒任三子齊
政遂亂管仲少時貧困與鮑叔牙游常欺鮑叔鮑叔知
其賢不以爲言及其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嘗曰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
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
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
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

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之能知人焉管仲治齊無他術能通貨積財與俗同好惡而已耳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上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謀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以包茅不入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桓公實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不信於天下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侔於公室有三歸反坫其在當時國人不以爲侈而過之管仲既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管氏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率爲名大夫焉

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及事靈公莊公景公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齊是晉於是會諸侯于商任

以錮之莊八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言於公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國之棄也吾聞之吾聞之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欒盈猶在外晏子曰楊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既而明年果有晉師五年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往赴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夔子許曰而相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為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及慶氏敗公與晏子邶殿其八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是欲立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矣富也且夫富如帛布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景公四乘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甚歡說其納邑與政故曰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貨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宮掃灑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以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出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諸侯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屬可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宣公若與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
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
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
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
而或燠休之甚於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
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
矣叔向曰然晏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
望而女富益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
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
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
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
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
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
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

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
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公方繁刑
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
而稱之公以是省刑焉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
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
諫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
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
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公孫竈卒
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
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憲競爽猶可又弱一人
焉姜其危哉鄭罕虎娶子產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
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十六年欒高陳鮑之亂
良謀欲得公以自輔公不聽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
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移
入及欒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桓子必致諸公讓德
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無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
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爭爭之端也使無蘊乎可以滋長和

子產致諸公而請老于言二十六年公殯遂疾期而不瘳
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
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
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
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
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
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以語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公曰據
[illegible]晉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

對曰若有德之若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
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
適遇淫君於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
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
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
神神怒民痛無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言無大
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
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云昏孤疾者為暴者使也

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暴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多矣雖則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裘而弗與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曰子沛既還

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聲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

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
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
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
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
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
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
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
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國公念自傷晏子曰君高臺
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
公曰禳之若何對曰無益也而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
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
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今怨者已衆而君令一
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時公治宮室聚狗馬厚賦重刑
故晏子以此諫之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
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
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
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務於斂

陳氏務施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已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時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

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晏子卒有子曰圉

逢丑父齊之卿士也頃公十年晉郤克伐齊師陳于鞌邴夏御公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公馳之郤克傷於矢將病彊之鼓音不絕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公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縶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丑父教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公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矣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求丑父三入三出而後已

崔武子杼丁公之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其後以邑爲氏杼事惠公有寵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

既而得復靈公八年使爲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驁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太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太子夙沙衛爲少傅公疾武子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光即位是爲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教公易已衛懼奔高唐以叛武子殺高厚於灑藍而

其室四年公伐衛將遂伐晉武子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於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於君何有文子退告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已而公聞有晉師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武子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六年武子帥師伐魯魯襄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徒歸初棠公之妻東郭偃

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

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故莒子來朝甲戌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崔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侵優壅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

孥免我將死之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始叔孫宣伯之來奔也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太史氏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將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舍食焉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奔魯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車崔子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景公二年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與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

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人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吾聞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於是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亡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師以攻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數復命於君子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殯棠諸大墓而藏之明日遂出奔于晉而崔宗遂滅

慶封字子家桓公之後也桓公生公子無虧無虧生慶克慶克生慶封慶封以父名爲氏崔杼之嬖於惠公也慶封附之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舉慶封爲左相與之並政號崔慶焉崔杼之家亂也慶封用盧蒲嫳之謀遂滅崔氏獨當齊國慶封多欲好田而耆酒與其子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工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

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辟姓子不辟宗何也癸曰[illegible]辟[illegible]獨焉辭之賦詩斷章予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嫳曰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乎兆郭子車子車曰入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請其子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訴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景公三年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刁已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無宇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慶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我告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悋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

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涖事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繩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楠擊寢三盧蒲癸自後刺慶舍王何以戈擊之斷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奔于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安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俾工爲之詞芳鳴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莒子曰吾六句餘子之朱方聚其族焚之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氏其亡乎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以之也將聚而殲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邑茲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以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辭之與北郭佐邑八

受之與子雅邑辭名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殺之蟜出
莆受子北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
得武王一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十人足以
匡其君十人臣曰與我其決焉臣言於其樞以是待之十
月乙亥葬齊遷于殯宮以其棺出于不於
十年楚靈王入居於乾谿之上臣奉子干兄子比
寧王封盡滅其
楚
鬬伯比楚人
[illegible]能我之後也楚是為武王

十五年東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
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
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
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
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
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
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
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

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下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昊天上帝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

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隨後二年隨少師有寵治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武王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

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王使
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
不固矣遂入見于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
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
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
假易也不然豈不知楚師之盡行歟楚子使賴人追
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
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
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武王曰孤之罪也皆免
之

鬬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郧生伯比若敖卒從
母畜於郧通於郧子之女生子文郧夫人使棄諸夢虎
乳之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
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而以其女妻伯比
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為令尹子文賢以楚
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

方是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柏方睦於齊比茲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初子文爲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孝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爲令尹以率士民感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其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忠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覆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至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糧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從後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司馬子良子文之弟也

生二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遠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巫其子鬬般爲令尹越椒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莊王之九年越椒與蔿賈譖鬬般殺之而居其位以蔿賈代已既而又惡蔿賈復殺之遂處于烝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令尹與若敖氏戰于皇滸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文射汰輈以貫笠轂師熊通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椒竊其二盡於是矣敢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郢公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爲司馬郯之戰與子重俱將大敗晉師而還莊王十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夜入

楚師登子反之巢以瞰宋城子反收合二三遂許宋平語具
華元傳共王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沿敖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取汜
祭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
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
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丁
五年宋共公薨楚將北侵鄭備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
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於是共王
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服新石櫟武
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虜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
戰明年共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鄭叛晉從楚盟于武城晉人伐鄭共王救之子反將中
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
何如申叔曰必敗語在申叔傳鄭姚句耳自楚還言於
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
失列喪將何以戰懼不可用也夏五月晉楚戰于鄢陵
共王傷目自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吏傷補
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雜陽而食唯命是聽晉人知之亦

徇于軍爲復戰之備而遽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與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王還及瑕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人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爲賈尋伯嚭奔楚楚囚之後使章食邑於蔿故以命氏

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爲令尹王將圍宋使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輾七人晉公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莊王二十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

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麇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麇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窳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亡遇皆北唯裨黶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莊王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旃救陳會諸侯于棐林以伐鄭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令尹子文卒子揚爲令尹子越爲司馬蔿爲賈爲工正賈與子越譖子揚而殺之故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賈於轑陽而殺之

蔿艾獵蔿賈之子也亦曰孫叔敖莊王九年蔿賈見孫

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
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
止久跡高位妨賢礙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
敖者亮廉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
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爲令尹虞丘
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
言孫叔敖果能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十六年孫
叔敖城沂使封人憲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
板幹稱畚築程上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

三旬而成不必心子素孫叔敖相楚年而楚國大治莊
王以霸其始爲令尹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
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王不以臣爲不肖使相楚國國
人皆賀而子獨弔且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
民去之位已高而忘士者士離之今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怨
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
曰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
而取君謹守此足以理楚國矣今
衣帛馬不食粟常乘牸車牝
馬不被粟三年之裘從者曰車

新則安焉肥則疾然衰則溫之不爲也孫叔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偪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吾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申叔時楚大夫爲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審辭曰臣不才無能故也王曰師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德太子之所欲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四凶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實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

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
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
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
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
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
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
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知明除害以導之武
明精意以導之智明正德以導之嘗明齊肅以耀之臨
若是而不濟不[illegible]為也王夫誦詩以[illegible]
[illegible]之威儀以先
[illegible]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
[illegible]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
[illegible]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
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蔽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弒其
靈公公子使人謂陳曰無動子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
人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
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討
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
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

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也諸侯之
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
師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
對曰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
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
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
王十五年將北侵鄭樹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
不可乎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
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
以行事饒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
法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
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
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
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
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

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
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
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諂言奸時以動而疲民
於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
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王反死之
伯州犂晉伯宗之子也伯宗之難伯州犂來奔共王以
太宰共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
令尹子重使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
[illegible]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諜也張幕矣曰虞下
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寒
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
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之側亦以
王卒告公既而合戰楚師敗績康王十三年楚及秦人
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成之出與楚師戰敗爲穿封戌
所囚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
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
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

成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頴還王子弱焉楚人以皇頴歸十四年宋（桓）欲弭兵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以爲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明年而子木死郟敖四年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行人請墠以聽命圍使太宰對曰君辱貺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而有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產猶有辭圍知其有備垂櫜而入入逆而出送會于虢設服離衛鄭人謂其似君也太宰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太宰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及圍將行大事忌太宰使與公子黑肱城蠻氏及郟圍遂弑郟敖自立是

爲靈王使殺伯州犂于郟云

沈尹戌莊王曾孫也爲左司馬平王六年楚滅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批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靈王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亡國之君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其伍候信其鄰國以保守其交禮不僭大人不犯小人完其城郭以待寇至寇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忝爾所生俾爾昭名揚于後武文之不過宜四國之是式十數所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平王爲舟師以戍門此行也楚

必亡邑　一樂　而使吳踵楚而疆埸
無備　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踵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郢之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不及郢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年費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陽今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
戌言於令尹曰夫左尹與中廐尹矣知其罪而殺之以
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
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
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
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
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
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鄢
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人哀之而不愆位吳新有君
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
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惑也子常曰是瘠之罪

也敢不良圖於吳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來伐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殺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召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左司馬戌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且欲令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其子曰沈諸梁嗣公孫歸生號聲子字子家大師子朝之子也初伍參與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娶於公子牟公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祀禜度軍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其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賞善而罰淫刑極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實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

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陳師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馭一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其能於奔命至今

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教之亂伯嬴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其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請諸王益其爵祿而歸之伍舉者伍參之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伍參嬖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晉師救之王聞晉師既濟河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爲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參死伍舉以公子弁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郟敖四年令尹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公子圍既立是爲靈王三年使椒舉使晉來諸侯叔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聞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

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
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
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不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
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
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
師曰小國背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
六年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
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曰於武
城又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寡君將隋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
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
命也夏啓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陽之蒐東
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
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靈
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

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

遷啓彊與楚同姓遷與蔿同靈王即位殺伯州犂使啓彊為大宰靈王四年晉韓宣子來送女叔向為介王朝廿二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鄭

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遷啓彊曰可苟有其備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移行禮不求恥人朝 [illegible] 有佳 [illegible] 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狩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 至也國家之敗亡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

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
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求耻之以召寇讎備
之若何誰其重此共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
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
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
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
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
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
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栝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揚肸五卿八大夫輔
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百乘四十縣遺守四
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
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
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
大夫無辱厚爲二子禮而歸之六年靈王成章華之臺願
與諸侯落之遠啓彊曰臣能得寶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
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
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

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
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
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
恩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
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
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
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魯侯從之靈王享魯侯于新臺
使長鬣者相好以大盂既而悔之遠投盂閒之見魯侯魯
侯語之拜賀魯侯問其故對曰寡君與魯侯欲此久矣寡君
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之鄭俱守寶矣敢不賀
乎魯侯懼而反之
申無宇仕楚爲芋尹故曰芋尹無宇靈王立會諸侯于
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
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
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乎不堪王
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
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
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

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
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
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
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
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
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
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
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隱臺也王事無乃闕乎王曰武王
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天致
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方之法
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
赦之十年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
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羹天使公
子棄疾為蔡公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
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
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

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言於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必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焉申無宇之子曰申亥靈王乾谿知之難也王沿夏將入于鄢申亥曰五員父兄奸王命王弟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棄員從亡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子從而葬之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illegible]之子[illegible]王六年[illegible]北之亂

子革奔楚楚人以為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illegible]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鄭尹午陵尹喜帥師[illegible]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illegible]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

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
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
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
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
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
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秘敢
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言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

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
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
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
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
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既逼子革曰請待于郊
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

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救孤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匿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西卑之謀也及平王聞蠻氏之亂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請立其子焚子從之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之二十二年代公子壬夫爲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還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鄭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士雅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賈焉以爲政范宣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上動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

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於是子囊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奚來告將服于晉子囊使執之明年子囊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在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之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羣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君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奚猶在楚石奚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

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使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蒍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備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遠子馮孫叔敖之子也康王二年令尹子囊卒公子午為令尹子馮為大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氷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事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也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

竟子南之臣謂棄疾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子馮爲令尹子馮既相楚有寵於子馮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滅之

屈建字子木楚之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爲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

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
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
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訓後
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
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
醢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
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屈建爲莫敖十二年代薳
子馮爲令尹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
救之子木遂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
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壅隘隘乃禽也
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餘帥陳待戊戌克則進
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禽公發之五人以其
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巢山見疑而繼彼逐之
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乘之鳩舒鳩須八月
楚滅舒鳩子馮之子嘉揜入司馬子冯使戶賦數甲
兵於是遠掩書土田見疑而繼彼逐之淳鹵數
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陂井畫洫防賦車籍
馬賦車兵徒卒甲胄以興楚

[illegible]舒鳩賞子木[illegible]曰舒鳩蔿子馮請退
師少[illegible]其叛今[illegible]而獲[illegible]功也以與蔿掩十四
年與[illegible]趙武會苕[illegible]于[illegible]卿兵也子文[illegible]甲欲以
害晉而不能宋人兼[illegible]晉[illegible]入子木與[illegible]孟言不能
對使叔向溥言[illegible]子木亦一[illegible]罕[illegible]問於趙孟
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illegible]夫子[illegible]家事[illegible]言於晉國無
隱情其祝史陳[illegible]於鬼神無愧辭子[illegible]歸以語王曰尚
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illegible]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
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illegible]以當之未可

與競也明年子木卒趙孟喪之如同盟焉於是王子圍
為令尹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平王之十年
代陽匄為令尹平王卒子常欲立其庶長子公子申公
子申怒其歸惡名於己也欲殺之子常懼乃立昭王語
具子西傳中昭王之元年吳王僚因楚喪故使公子掩
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使秀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
左司馬戌帥都君子與王馬[illegible]屬以濟師子常以舟師
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illegible]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

退吳公子光乘二公子兵之在外也國無備伏甲而謁王僚使勇士鱄諸刺殺之而自立是爲王闔廬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亦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讒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救潛之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亡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信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蘇令曰不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秸焉國人投之遂弗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

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
楚人謗令尹子常病之沈尹戌告子常子常殺無極與
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國人謗乃止語在沈尹戌傳八年
蔡昭侯來朝爲兩佩與兩裘獻一佩一裘於王王服以
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
公來朝有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
之子常子常歸唐侯竊馬者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
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拘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

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
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
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
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
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初伍奢之子員爲
吳行人以謀楚及子常殺郤宛伯氏之族皆出伯州犂
之子嚭奔吳吳以爲大宰復爲楚讎以故楚自昭王以
來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爲
質於吳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

與楚令尹左司馬戌謂令尹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達
吳師侵匆沒我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直塞城口而
入吳與之先後擊之蔑不克矣子常從之既而惑於史
皇之言奪其功之獨出於司馬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於是二師陳
于柏舉吳王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
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
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
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
常之卒奔楚師大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
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楚師半濟吳又敗之楚人為
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鄢左司馬
戌死之昭王出奔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公以王奔隨吳
師及隨求王於隨隨人不與僅而免焉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公故稱葉公諸梁
初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
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

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實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絜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

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人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illegible]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

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惟無疾眚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爲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閉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驪駒爲繻以胡公入於具水[illegible]歟

閽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宮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茸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勝居白有異圖謂其徒石之曰王與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

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
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
吾慙葉公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
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
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
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
公在蔡方城之外北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
徼幸者其求無厭君必離聞其殺然後脩也而後入
曰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illegible]子閭曰王孫
圉安靖楚國王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
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
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宄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
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
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
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
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舊
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

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亨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宜瓦藏見俘於吳宜瓦藏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云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其徒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養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

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幸告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吳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弋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由于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弗對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吳所猶在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脾洩之事余弗能也

子西謝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王謂
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臨睢曾涉其琴不畀余舟
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
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大子終纍敗楚師獲潘子
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王子期以陵師敗
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
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曰闔
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
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
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
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大有蓄藏親巡其孤寡而共其
死之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
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
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
有妃嬪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
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差自敗也已
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
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卜戰不吉卜

退不言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王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而立之章立是爲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

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潘熏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

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義子西不悛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吳

延陵季子名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而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既除喪以父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其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國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及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於是封季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王使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

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如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已下無譏焉

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也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

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壽也如地之無不載
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
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
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
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
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
及子子為之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
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
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

必加於戮矣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
可以樂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在殯而可
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高誘晉說趙文
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
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於徐君徐君好季
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
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
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

死倍吾心哉十七年餘祭卒弟餘昧立四年王餘昧卒
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
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
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王諸樊之子公子光
以爲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於季子也季子即
不受國吾當立乃陰求賢人欲以襲王僚使季札使於
晉光使人弒王僚自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
君也吾誰敢[illegible]王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王十一年
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
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初季子適齊反而喪其子葬於嬴博之間孔子
曰延陵季子吳之知禮者也往觀之其坎深不至於泉
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既封左袒
右還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合於禮矣吳之先君被
髮文身裸以爲飾至言時夢時雖稍近治猶未通於上國

蓋殊俗也季子生蠻夷中行禮適義聞樂知政究觀人情深識國體非學而至蓋天性然也季子死年八十餘

伍員字子胥楚伍舉之孫而伍奢之子也奢有二子長曰尚員其次也平王使伍奢爲其太子建太傅又使費無極爲少傅無極失愛於建平王使無極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極馳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爲太子更求婦平王遂自取秦女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爲太子取婦無極既以秦女自媚於王因去太子而事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殺己常讒惡太子建建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居城父守邊無極又日夜讒太子於王曰自無極入秦女太子亦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爲亂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問之伍奢知無極讒太子乃對平王曰王獨柰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恩乎無極曰今不制後悔也王遂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先告太子使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奔宋無極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謂奢能

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子爲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伍奢聞之曰胥已亡楚國其危哉楚人遂殺奢及尚伍胥既至宋宋有

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至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今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

豈徒百金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立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傳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還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亦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新於實王僚立公子光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氏皆出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

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槩王將兵從王及戰夫槩王以其屬五千人先擊子常子常敗奔鄭於是吳乘勝而進遂至郢楚昭王出

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辛之弟懷曰此其父實殺吾父吾殺其子可也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惠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昭王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迎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初子胥與申包胥為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吳兵入郢子胥求

昭王不獲乃搖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
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
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
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子
胥曰為我謝包胥曰吾日莫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於是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
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
焉若楚之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
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以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於庭牆而
入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
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
車五百乘與楚師會于稷大敗吳兵于沂又敗于雍
澨吳王乃歸昭王入于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伐
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于鄀十九年闔廬伐
越越王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
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

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進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句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舊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高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夫差立二年伐越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子胥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

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吳王不聽乃與越
平十二年夫差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
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
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
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
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
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恭則劓殄無遺育無
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
亦難乎非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太宰嚭

素惡子胥因讒之於吳王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
王不可不備焉臣聞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爲
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
用居常鞅鞅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
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
嗟乎讒臣嚭將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
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
既得立欲分吳國半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聽諛臣
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

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其後越王句踐竟滅吳殺吳王夫差誅太宰嚭以其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越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句踐句踐父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常卒句踐立闔廬乃興師伐越句踐擊敗吳師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語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之喪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不可曰臣聞兵凶器也戰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加用兵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吾不聽子故至此為之奈何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子胥不可乃因太宰嚭而後入之吳卒

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illegible]以報吳欲使范蠡爲
國政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撫國家親附百姓蠡
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illegible]二大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扼稽
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臨[illegible]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
循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句踐將聽之以問范蠡蠡曰
不可句踐再三彊之對曰未也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
事不起弗爲之始故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
形之聖人因而成是以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隨
於外福生於內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成也

功故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人俱行後則用陰元則
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法蔽先無陽察用人無
藝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
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觀其民之飢飽勞逸
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爲人客鬬彊
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
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王士兵待之及闖其勝齊誅子胥
而後喜以爲天果棄之至入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
池精兵悉從王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蠡曰可矣乃發習

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
敗遂殺吳太子吳王怒於王王反自會乃使人厚禮以
請成范蠡自度未能滅吳乃許之後四年而復伐之大
破吳師因以兵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
蘇之山吳王公孫雄肉袒膝行以請於越乃願如會
稽之事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
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君王早朝
罷晏非勾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朝而棄之可乎且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

王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大鼓進兵曰王
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乃得罪使者退吳王知不
可乃自殺越於是會諸侯致貢於周元王賜之胙命為
伯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而范蠡為上將軍既反國范
蠡為大名之下難久居且句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
患難難與同逸樂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則臣辱主
辱則臣死昔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
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
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

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
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蟲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
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
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
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
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
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
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
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

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
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
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
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
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
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之請曰今遣少子未必
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
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
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

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長男發書進千金
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愼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
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
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已
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
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
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
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其星宿其此則害於楚
楚王素信莊生曰爲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

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
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爲赦
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
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不也初爲弟壽弟今議
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金曰若自入室取
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
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
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人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

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王非能恤葬國而殺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要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三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列傳第十二　通志九十二

CTU